

Mata——語言、書寫與實踐的比較研究¹

劉俊雄²

摘要

本文擬探究 mata 一詞，從口語到書寫的翻譯轉換、文化復振的實踐，開展原住民行動者對於過去與未來的想像。筆者最初是從臺灣平埔正名運動的觀察，發現原住民行動者運用已流失的 mata 語彙概念推動文化復振運動，企圖連結地方與全球的原住民議題。回顧南島語言學者們有關 mata 語彙的研究，他們認為從「同一概念」與「歷史價值」兩個面向，可以讓我們重新發現 mata 語彙的多元語意。從歷史文本來看，mata 一詞在臺灣原住民男子面見清帝國皇帝後，一等地成為漢文人們書寫的主題。我們原以為 mata 一詞從口語翻譯成書寫文字、從南島語轉換成滿文、從滿文又再次轉換成漢字，不過是顯示 mata 在與不同的語言接觸過程中，成為全球文化流通的一環而已。但從不同原住民行動者的實踐策略比較，mata 語彙不僅只是南島語眼睛的意思，它隨著新的技術與知識的流動，已融入原住民的生活經驗。本文最後的結論，即希望以 mata 為例，提醒臺灣研究者針對原住民的差異性討論時，不宜將文化與語言等同，而是應著重在不同行動者實踐策略的分析。

關鍵詞：麻達、搓揉、文化復振、平埔正名運動、全球流通

緒論

mata 一詞，在南島語字典裡是指「眼睛」的意思。然而，在臺灣的南島語族有 mata、matha、matra、masa、maca 等各種類型的變異，除了臺灣之外，其餘地區南島語以 mata 為主（李壬癸，2007：60）。此語彙在臺灣歷史文本大量出現，它在不

同翻譯書寫者的筆下，不僅出現不同的翻譯版本，而且分別呈現原住民青年男子的社會、文化範疇。但南島語 mata 與歷史文本的麻達之間，並沒有對應關係。筆者在參與當代平埔正名運動的過程中，發現 mata 混雜前述兩者成為推動文化復振的實踐策略。mata 語彙從使用到消失、又重歷史文本中尋回著手實踐的發展，引發筆者

¹ 本文最初的構想來自翁佳音的牽手研究 (2006) 與 Liu (1999) 的翻譯概念討論。

² E-mail: jslao1123@gmail.com

企圖探究 mata 語彙的出發點。筆者以為若要探究 mata 語彙意義的流通，不應忽略服飾、腳踏車、儀式及網路等新技術與知識的流動，對於原住民的歷史經驗、文化實踐的影響。

南島語言中經常出現的共通語彙，例如南島語族人的交通工具 banka（小船），可以說明這群生活在太平洋島嶼間遷徙頻繁的南島語族，他（她）們靠著 banka（小船）在南島各島嶼間不斷遷徙。南島語族在遷徙、貿易的過程中，語彙、概念與物質文化隨著族人遷徙帶至新的島嶼，而與其他非南島語的漢人、馬來人、印度人及西方文化接觸與互動 (Blust, 2015: 276-283)。根據南島語言學研究者的比較研究發現，mata 是南島語族的基本語彙中分布最廣、語音上最足以信賴的例子 (Barnes, 1977: 302)。從語義學觀點來看，頭、眼、耳、鼻等身體部分器官延伸至外部的隱喻，以眼 mata 經常使用在隱喻太陽、植物的芽、水源、網孔、螺旋洞及風的中心等 (Blust, 2013: 322)。

從臺灣島的歷史來看，臺灣南島語族與史前文化的相對年代提供了佐證說明，但對於語料與物質的關聯仍需更多足夠、適切的比較。語言學者提出數字、親屬稱謂等基本語彙進行文化史的探究，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切入點。從文化交匯的面向來看，明末陳第的〈東番記〉一文中，指稱臺灣原住民為東番人，對其風俗、個性、宗教信仰、婚姻及農業耕作進行了描繪，並且論及中國漳州、泉州的漢人與臺灣原住民貿易往來的經驗。文中雖未提及 mata 語彙，但對於東番人有：「無事晝夜習走，足蹋皮厚數分，履荊棘如平地，速不後奔馬，能終日不息。」這樣的描繪，接

近清初漢文人的 mata 書寫。清帝國治理初期，康熙皇帝面見 mata 後，mata 出現在滿漢對照的官方文書當中，mata 成為清代漢文人書寫的主題。mata 的聲音翻譯成文字書寫，成為全球流通的文字之一³。mata 的聲音（語言）及其使用者，從南島語到滿文，又從滿文到漢字，象徵「馴化」麻達番子納入清帝國子民。

近 20 年來，原住民行動者們在臺灣各地推動的平埔正名運動，不約而同地以 mata 著手文化復振的實踐。筆者從臺灣平埔正名運動的南、北個案觀察發現，原住民行動者運用清代漢文人 mata 書寫與在地口傳，藉以想像過去及傳統文化。平埔正名運動者深知自給自足的部落生活，不再足以面對世界鉅變，新技術與知識成為部落與都會、臺灣及世界的連接。google 平埔新聞群組的成立，運用即時分享功能，將臺灣與世界的原住民訊息傳遞給參與成員，即是最佳例證。社會媒介中例如臉書 (FaceBook)、賴 (Line) 等，扮演對社團內成員聯絡、公告活動、分享彼此，以及公共議題的討論。社會媒體不再如過去媒體採單向傳播的方式，參與者可以雙向、即時與線上的參與者互動⁴。MATA TAIWAN 網路平臺的成立，運用中、英雙語的編譯形式，跨越世界南島語族的文化傳播。從上述的例子，說明 mata 如何藉由新技術與知識傳播出去。然而，南島語言學的研究指出，mata 背後的「同一概念」與「歷史價值」，提供筆者思索 mata 的失去與復活的課題 (Blust, 2010: 69-70)。因此，本文擬分別從語言、歷史與實踐 3 個面向，檢視 mata 一詞重返歷史舞臺的搓揉過程 (translating)。

³ 本文所指的 mata 翻譯成為全球流通的一環，參考 Liu (1999) 以 17 世紀臺灣原住民語言翻譯成羅馬拼音在歐洲流通的例子。

⁴ 原住民對於社會媒體的使用，可參考 Ramiretz (2007) 的討論。新技術與知識流動對於原住民行動策略的影響，可參考 Clifford (2013) 的討論。

語言：mata 的比較語意學研究

南島語的 mata 一詞指「眼睛」的意思。在臺灣南島語中，分別出現 mata、matha、matra、masa 及 maca 等類型。

mata 字首的有阿美語、布農語、噶瑪蘭語、薩奇萊雅語及雅美語等，masa 字首的有道卡斯語、泰雅語及賽夏語等，matha 字首的有邵語，matra 字首的有卑南語，maca 字首的有排灣語及魯凱語等⁵。

一、mata 字首

(一)阿美語

mata	眼睛	matadipolhaw	喪失視力
matafesiw	超過	matafokoday	拋網網到的
matahidang	被邀請	matalacay	已採收鳳梨
matalaw	害怕，恐懼	matalem	銳利
matali'enang	躺下來	matama	被找到
matamorak	已採南瓜	matanamay	嘗試過
mataneng	聰明	matang	未開墾地
matapa	被刀子傷	matastas	故障
matatekotekol	相互投球	matatodong	很適合
matatood	一個接一個	matawal	被遺忘
matayal	工作，上班	matayalay	工人
matayo	散漫的		

(二)布農語

mata	眼睛	matah	生的
matahdung	黑色，髒的	matahdut	擋路
matahis	縫補	matahusngi	吵鬧
mataktak	挖掘	matakunav	丟棄
matakszang	躺	matalbuh	生長迅速，肥碩
mataliskan	快速	matamal	味道淡淡
matamasaz	強壯有力	matamunus	截斷後殘餘狀態
matangav	撈起，舀起，試吃，試喝	matangsi	扶持輔助
matap-ang	補綻	matapaz	堆放
matapul	摘採	matapus	揚糠
matapus-an	狼吞虎嚥	matasav	盛取，起鍋
matas-i	用巫術害人	matataiklas	學者
matabus	奉獻	matava	輕浮好色
matavukul	灑網	mataz	死亡

⁵ 有關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的 mata 語義，整理自原住民語言線上系統：<http://m-dictionary.apc.gov.tw/>。

(三) 噶瑪蘭語

mata	眼	matabal	被擋住
matabi	犁好田	matabu	包好了
matadikud	已返回去	matais	已被縫
mataktak	已被切好	matakunu	已被尿
matalin	搬遷	matamake	已染好
matamiq	被咬	matanaq	分手，分居
matanem	被埋	matangan	開著
matagas	減少	matanuz	被追
matapa	堆好	matapu	已被堵
matapun	在一起	matapus	已沾
matara	倒過酒	mataRqan	碾好米
matatas	被拆	matawasi	被刷
matayta	被看到	matazay	遇見

(四) 薩奇萊雅語

mata	眼睛	matabal	一大清早
matais	被縫製	matakunul	駝背得很嚴重
matakus	被召喚，被通知	matalaʔ	被砍
matalaw	害怕	mataling	被堆積
matalul	勇敢	matalulay	英雄
matamuzung	被扛	mataneng	自信
matapilalac	滑倒	matapud	發霉
matastas	被扯壞	matatakec	相擁
matatakid	相互倒酒	matatakisay	交配的
matatengil	聚會	matatengteng	相互拉
matatibay	偏了	matatiik	打架
matating	已懸掛	matatudud	交接，承接
matatugus	適合	matatungusay	正確的
matatuni	很雜亂	matatupin	承載
matawa	使之笑	matawid	吃驚
matawiing	歪斜了		

(五) 雅美（達悟）語

mata	眼睛，生的	mataem	泡水
mataen	生吃	matakzes	小鬼
matamake	長滿雜草	matanlili	貝螺
matataoy	作物茂盛	matava	很肥，很胖
matanoagnit	星星或天空之眼	matapiaamong	扁魚

matapitapil	疊疊，層層	matarek	不一樣
matarek so vahay	另立新家，結婚	mataripis	薄薄的
matataoy	作物茂盛	matava	很肥，很胖
matavang	淡淡的	matazak a tao	新生兒
matazapia	接得住	matazitazing	林立的

從 mata 字首的阿美語、布農語、噶瑪蘭語、薩奇萊雅語及雅美語的語彙整理，我們發現他們彼此生活領域相近、互動機會多。從語言接觸來看，mata 字首的族群其延伸的語彙，相同的地方在於強調過去時間、被動的狀態。以 mata 字首的動詞，有：捕、網起、堆、埋、採（取）、生長、補（縫）、砍（殺）、接、包起來等意思。mata 字首的形容詞有生動的、新的、表達情緒等意思。比較特別的是布農語 mataz，有死亡的意思。南島語言學研究指出，mata 一詞有許多意思是無法跟英

文「眼睛」的意思共享，它必須是在大洋洲語義學下討論；因此，學者推論 mata 最初是一種概念 (Barnes, 1977: 304-305)，若此一論點成立，布農語 mataz 指涉死亡的意思，未來可以進一步與布農語 hanido（靈魂）一起討論，藉以探究布農人的生死觀。再者，雅美（達悟）語 matanoagnit 是指星星或天空之眼，這種 mata 與天體的組合字語義，是來自詩性的意圖，例如馬來語 mata ayer（水中之眼）即是一例 (Barnes, 1977: 305)。

二、matha 字首

(一) 邵語

matha	眼睛	matha wa thau	瞳仁
Mathakaw	貪吃	mathathaua	一直笑
Mathay	死亡		

三、matra 字首

(二) 卑南語

matra	眼睛	matrangis	哭了
matratraep	相伴	matratragis	在哭
matratreme	蛀爛	matratremeana	都蛀爛
matratruayan	老老的	matratrungulr	連結

四、masa 字首

(一) 道卡斯語⁶

masa	眼睛
masay masay	醉醺醺

(二) 泰雅語

masa'	眼球
-------	----

⁶ 根據筆者田野調查的語彙資料。

(三) 賽夏語

masa'	眼睛	maSang	路藤
masangay	休息，放假	masay masmasay	死
ma:sawzo	因撞傷而腫脹	masa:eng	坐
maspik	凹陷	maskes	冷

masa 字首的道卡斯語、泰雅語及賽夏語三語言群，他們在生活領域、社會流動及社會互動關係密切。賽夏族與道卡斯族的傳說、語言及親屬有著緊密關係，至今雙方仍舊持續往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賽

夏語 masay (死) 與道卡斯語 masay masay (醉醺醺) 的語義差異大，是否前者死的意思延伸為醉死的意思，需要進一步的田野資料補充說明。

五、maca 字首

(一) 排灣語

maca	眼	macacadja	很遠
macacalivat	互相超越	macacam	很辣
macacemvulj	透過升煙傳遞訊息	macacevung	會面
macacikel	夫妻復合	macacual	動物的相互攻擊
macai	死亡	macam	辣
macamilig	臉頰腫	macaqu	聰明，精通，拿手
macayanga	已經死了		

(二) 魯凱語

maca	眼睛	macame	生病
macalricalrigi	砍木材，互相砍殺	macalrusi	很流利
macamilrigi	面頰腫		

從語言接觸的角度來看，maca 字首的排灣語及魯凱語的語言相近性高，同樣有貴族制，以及同一語族等說法。他們可能都是從 maca 眼睛的語意，衍伸出死亡、疾病等概念。

南島語言學者以為 mata (maso) 一詞原初並非指眼睛，而是指日、星及眼等碟狀、圓形的意思，語彙被應用在孔、來源、焦點、切邊、箭頭、長茅，或魚鉤、前面、末端、尖端、尖峰、海角(未耕地)等組合字 (Barnes, 1977: 304)。另外，

有語言學研究者認為 mata 從原型延伸出以下 5 類 (Chowning, 1996: 58-9)：

- mata1：眼、面 (= 表面)；開啟、隙縫；焦點、發芽的地方、核心、鑽孔；圓形或球狀的物體；來源、起源、開始；門、蓋子、外表；前面、在……之前。
- mata2：尖；點、頂、邊、終點；突起；發芽。
- mata3：群、集、人群；以集為單位。
- mata4：對象的種類；顯著特質的人。

Mata5：事件的日期；時間點。

從南島語言學者們研究顯示 mata 語意的多樣性，已經超過原來眼睛的範疇之外。臺灣南島語中 mata、matha、matra、masa、maca 等類型，包含眼、臉、網、天體、砍殺等多元語意。臉、面的語彙，如排灣語 macacevung（會面）、macamilig（臉頰腫），魯凱語 macamilrigi（面頰腫）。砍、切斷、截斷的語彙：布農語 matamunus（截斷後的殘餘狀態），魯凱語 macalricalrigi（砍木材、互相砍殺）。薩奇萊雅語 matala'（被砍）。網的語彙：有阿美語 matafokoday（拋網網到的），布農語 matavukul（灑網）。從前述臺灣南島各語族比較 ma- 的語彙發現，ma- 通常用來指狀態，是南島語字彙運用最廣泛的證明 (Blust, 2013: 376)。

從臺灣南島語及 Trobriand 的語彙比較來看，語言學者將 Trobriand 人分為 u'ula、tapwana 與 matala3 個體系，其中 matala 指芋頭的芽部、攀藤的捲曲藤蔓與椰子洞長出的芽，其組合字有生產能力、成長、生成 (emergence) 及形成等 (Barnes, 1977: 308)。而臺灣薩奇萊雅語 matala' 指被砍的意思，與 Trobriand 的 matala 指芽部、攀藤等語意差異大。雅美（達悟）語 matataoy 指作物茂盛、布農語 matalbuh 指生長迅速肥碩，接近 Trobriand 人的 matala 範疇。臺灣布農語 matapaz（堆放）、薩奇萊雅語 mataling（被堆積）、噶瑪蘭語 matapa（堆好）、雅美（達悟）語 matapitapil（疊疊、層層）等意義，從比較語意學的角度來看，臺灣南島語 mata 與其他南島語的 matan、matana 及 omaka 的語意差異，呈現在各自的世界觀及宇宙觀。

倘若我們接受語言學者提出「mata 具有某種一致的概念或原始觀念」的假定，我們發現臺灣南島語 mata 組合字中有死亡語義，如布農語 mataz（死亡）、排灣語 macai（死亡）、賽夏語 masay（死亡）、邵語 mathay（死亡）等。臺灣雅美語的 matazak a tao 則有新生兒的意思。筆者以為臺灣南島語 mata 語意中的生、死概念，反映某部分臺灣南島民族的生死觀及宇宙觀。

mata 書寫⁷

本節 mata 書寫的分析，擬從不同翻譯（書寫）者將南島語 mata 翻譯成書寫文字的策略，反映他們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想像。清初臺灣治理，派駐臺灣官員為了宣揚治理成果，安排臺灣原住民與康熙皇帝會面。隨後，清代中央與地方的歷史文本出現大量的 mata 書寫，書寫者們運用擬聲字翻譯（書寫）成麻達、貓踏、貓鄰、馬達等漢字。mata 通過派駐臺灣的漢文人（官員），以其親眼所見與聽聞的豐富想像力，將 mata 翻譯（書寫）在地方誌書、遊記等⁸。

從中國與臺灣的歷史脈絡來看，清代漢文人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想像，受到以古證今的智識傳統影響，他們運用中國古史驗證臺灣原住民的類比關係 (Teng, 2004)。清初康熙朝，臺灣地方官員呈給康熙皇帝的奏摺提到：

臺灣的麻達番子們俱自幼學習跑步，以快速且耐力為尚。（蔡偉傑，2008：36）

⁷ 本節有關 mata 歷史文本的分析初稿，曾在 2012 年世界原住民高等教育聯盟 (WINHEC) 國際研討會宣讀後，經大幅度修改。

⁸ 臺灣歷史研究者檢視 mata 從滿文翻譯成漢文的權力不平等關係 (蔡偉傑，2008：35)。倘若能考量 mata 的全球流通及其行動者的實踐，則有另一不同的研究視野。

奏摺所稱的麻達，是一群從小學習跑步、身體耐力佳的原住民小孩。在不同漢文人筆下，mata 指涉年齡組、性別分工、身體實踐及儀式等社會、文化範疇。以清初漢文人的 mata 書寫來看：

縣治以南，聽差者曰咬訂；諸羅山、打貓各社，謂之貓踏。約十二、三歲外，凡未室者充之；立稍長為首，聽通事差撥。夜則環宿公廨，架木左右為床，無帷帳被褥，笑歌跳擲達旦，斗六門以北曰「貓鄰」。年可十三、四，編籐或篾，圍腹及腰，束之使小，謂之「箍肚」；便馳騁也。既有室，乃去之。夜冷月明，展足鬥捷，腳掌倒彎去地尺許，撲及其臀，如凌空遐舉；習之既嫺，故逐走射飛，疾於奔馬。遞公文悉用咬訂、貓踏、貓鄰。插雉尾於首，肘懸薩鼓宜，結草雙垂如帶，飄颻自喜；沙起風飛，薩鼓宜叮噹遠聞，瞬息間，已十數里。（周鍾瑄，1962：165-166）

文中指出 mata 的翻譯在每個地方有所差異，例如諸羅縣以南稱「咬訂」，諸羅山、打貓等社稱「貓踏」，斗六門以北稱為「貓鄰」。從清初漢文人的 mata 翻譯（書寫）出現咬訂、貓踏及貓鄰 3 種翻譯版本，並非反映在臺灣南島語言 mata、masa、matha 及 maca 的差異，而是地方的差異。漢文人的 mata 書寫，是以一般性的描繪，並未針對地方差異的社會、文化面向進一步說明。麻達成員的資格，以十三、四歲左右，還沒有結婚的男生擔任。執行任務期間，以男子結婚與否來決定。mata 領導者，由成員中年齡最長者擔任。執行任務時，mata 成員穿著以藤蔓編織成的衣服，圍在肚子及腰部。mata 頭上插雞毛、手上掛著鼓，跑步時會發出叮噹的聲音。公廨則是 mata 的集會所。mata 扮演維持地方社會秩序的重要角色，其地位的取得則是歸屬地位。部落內的青年男子，

一旦成長到一定年齡，就應擔任 mata。婚姻是決定 mata 離開此社會團體的關鍵，並且進入新的社會階序位置。

再從黃叔瓚的 mata 書寫來看，北路諸羅番的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卓猴等地的 mata 負責：

走遞公文，插雉尾於首，手背繫薩鼓宜，以鐵為之，狀如捲荷，長三寸許。展足鬪捷，腳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飛，手鐺與薩鼓宜相擊，丁當遠聞，瞬息數十里。（黃叔瓚，1958：95）

從前文的描繪來看，mata 除了傳遞公文的任務之外，仍著重在麻達外表的穿著打扮，如頭上插雞尾毛、身上帶著以鐵製成的鼓綁在臀部。Mata 任務執行過程，會在沿路敲打鐵鼓，遠處即可聽到鐵鼓聲。再從臺灣北路的崩山八社、後壠、新港仔、貓里、加至閣、中港仔、竹塹礁磅巴的描繪來看：

以善走為雄；麻達編五色篾，束腹至胸，以便奔走。（黃叔瓚，1958：95）

臺灣北路的 mata 是指一群擅長身體實踐的原住民男子，他們在特定儀式場合，穿上特殊服飾跑步，其目的是在搭配行動的便利。由此來看，mata 是一群強調競爭關係、表現，能夠取得勝利的人才有資格擔任。mata 屬於成就地位。從麻達與儀式的面向來看：

番長羅拜跪，竹彩兒童迎（麻達用雙竹結紅采以迎）。女孃齊度曲，頰首款噫鳴（番歌先以款噫發聲）；璽珞垂項領，跣足舞輕盈。鬪捷看麻達，飄颻雙羽橫；薩鼓聲鏗鏘（薩鼓宜見前），奮臂為朱英（紅布懸竹竿為幟，麻達先至者奪之）。（黃叔瓚，1958：95）

麻達身穿紅彩參與祭拜儀式，女性舞者則在一旁唱著祭歌。麻達賽跑的過程中，臀部綁著鐵鼓，一邊跑步，一邊將身體撞擊鐵鼓發出鏗鏘的聲音。最先跑回到部落的麻達，可以將掛在竹竿上的紅旗奪下來。再從婚俗來看：

麻達（番未娶者）成婚，父母送至女家，不需媒妁。（黃叔璚，1958：95）

mata 的婚俗不同於漢人男娶女嫁，而是由 mata 父母送至女方家，無需媒妁之言。結婚後，遞送公文的工作與責任即可免除。從清初漢文人周鍾瑄與黃叔璚的 mata 書寫比較來看，他們同樣強調婚姻關係是 mata 社會地位與角色的重要轉換。但我們發現，兩人對於 mata 社會地位的取得，出現歸屬地位與成就地位的差異。筆者以為清初文人的 mata 書寫，以他們在臺灣觀察與傳聞得到的口傳資料翻譯成書寫的文本。漢文人在書寫的過程中，運用文字記錄南島語的聲音，麻達、貓踏等翻譯文字，已脫離南島語 mata 眼睛及其衍伸的語意。清代治臺初期，mata 先是從南島語翻譯成滿文，又從滿文翻譯成漢字的麻達，象徵原住民納入清代臺灣治理的結構。

清代治理晚期，mata 的選任、待遇及任務開始地方化。學者引述地方官府檔

案，認為 mata 的選任過程，必須自行準備漬地銀三十二元（戴炎輝，1979：404）⁹。mata 成員中選出年齡最高者擔任首領，稱 mata 頭，為有給職，薪餉（辛金谷）由番社公租支出每年十二石¹⁰。mata 任務出派，聽命通事、土目來分配，任務包含：聽差與遞送公文。mata 隨時都要聽取指派的任務，不論白天、晚上都要到公館報到（戴炎輝，1979：403）¹¹。mata 的任務之一，是被派駐沿山地區守隘：

淡防竹塹、南崁、芝包裡、八里坌等社通事、土目，搭建望樓，每日撥派麻達巡視，以度生番，並防禾稻也。（蕭瓊瑞，1999：307）

mata 在隘寮的守望工作，防止生番出草行動。工作內容包括由番社內的巡社任務、地方官府的傳遞公文，到協助維持清帝國邊陲的社會秩序。守隘番丁每日應給口糧二升，由各地番社業戶酌量捐給（柯志明，2001：388）。派駐守隘的 mata，相當清楚當地原住民的生活，而且有些 mata 能夠跟內山原住民溝通（戴炎輝，1979：552）。mata 駐守的望寮（隘寮），多位處在漢人與原住民間流動的邊界¹²。清帝國基於國家財政收入與軍事支出的成本考量，將 mata 納入維持臺灣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構思出「以番制漢、以熟制生」

⁹ 此一金額是以臺灣北部的例子。

¹⁰ 臺灣大學圖書館編，淡新檔案，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案號 17212。辛金谷的金額，是以臺灣北部例子。每個番社給予的辛金谷，因職務、人數及社租的多寡決定，最後額度的裁量權由通事、土目決定。

¹¹ 戴炎輝，1979，清代臺灣鄉治，頁：403，臺北：聯經出版社。以岸裡社為例，擔任者白天必須要在公館待命，夜晚則要守夜。職務分配的方式，是由各社輪流。岸裡社由多個大小番社組成，麻達的任務編組，由各社輪流。但其他地方的番社，各自設有公館，由每個番社的麻達成員組成，工作內容及分配則由各番社自行調配。

¹² 有研究者以為望寮象徵清帝國殖民者居高臨下，以全知或鳥瞰的視角監控被殖民者（蔡偉傑，2008：44）。若從派駐望寮的原住民來看，不過是一「以番制番」的策略，清帝國並沒有研究者想像的這麼強大，能以全知的監控。在某種意義上，番都是被殖民者，只是誰是被利用的番來制止另一群番的工具。

的結構（柯志明，2001：58-59）。

清末漢文人的 mata 書寫，反映原住民身處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匯與衝擊。以臺灣中部原住民為例：

番俗元旦前一日，酋長使人立旗幟於十里外。旗皆由紅羽毛為之，仍分上、中、下三等。次早令社中健兒拼命往搶奪，為捷足所得，急持歸，標諸己門首以表驕捷。按此與競渡奪錦標相類。足捷者謂之馬達，半少年無妻室者。（吳子光，1959：30）

先從祭典的時間來看，岸裡社族人賽跑活動舉辦時間，選在元旦的前一日。筆者推測應該是族人在 1873 年西方基督教會傳入的影響，部分岸理社族人將祭典時間選擇在「元旦」。族人的賽跑舉辦方式採取上、中、下三級的作法，顯示 mata 的社會組織運作，出現社會階層化的情形（李亦園，1955：131）。

從清初到清末的漢文人 mata 書寫來看，我們發現清初 mata 書寫聚焦在身體實踐，藉由身體的規訓達到文明教化的目的。清末漢文人的 mata 書寫，加入西方宗教的部分。mata 的流通從臺灣至中國，mata 的聲音翻譯成滿文。接著，派駐臺灣的漢文人，又將 mata 從滿文翻譯成漢字，出現麻達、貓踏、貓鄰、咬訂、馬達等不同地方的翻譯版本。mata 成為漢文人書寫的主題，他們基於各自對於原住民生活習俗的觀察、口傳故事的聽聞，加入許多各自對於 mata 的想像。

當代臺灣歷史研究者面對原住民「歷史」課題，在研究方法上，運用歷史文本解讀勾勒出歷史中的原住民形象。他們對於歷史文本與書寫者的關係，多迴避不談，我們不能、更不會簡單推論當代歷史

研究者受限身處位置及其既有歷史觀點，投射在他（她）們對於歷史文本的解讀。中國與臺灣的歷史學研究者，受到新的、西方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與新出土考古資料的衝擊，嘗試從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考古挖掘，進入原住民研究場域。對於他們而言，人類學式的歷史研究方法，不過是結合田野調查與歷史文本的解讀。筆者以為臺灣歷史學者的研究，忽略掉原住民每個群體各自的歷史經驗差異性，是來自歷史文本與口傳的綜合。臺灣歷史學的原住民研究，未能深入探究其間的差異性，不經意地將原住民視為孤立的群體，忽略外來、新的文化不斷地融入原住民的生活經驗。mata 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近期，臺灣歷史學者的原住民研究指出，臺灣原住民群體間的文化差異（林文凱，2011）。此概念挑戰臺灣歷史研究者們的研究基礎——原住民被視為整體的概念。以當代三層制理論來看，研究者搭建歷史制度、結構的舞臺，讓故事的演員（行動者）演出（柯志明，2005：152）。每個故事的主角（行動者）都只是故事中的一段情節，如何將所有故事情節拼湊出整體面貌？三層制理論以舞臺與演員，比喻結構與行動者的關係。清代臺灣的熟番，有如夾在三明治內層的餡料，三明治的種類決定在內層餡料。筆者質疑沒有內餡的三明治，何以稱為三明治（三層制）？¹³

筆者以為臺灣歷史研究者的原住民研究，將當代南島語族分類套用在歷史文獻的解讀並不適切之處，在於他們忽略彼此的差異、流動。從 mata 的比較語意學探究發現，語言與文化並非相互對應的關係。臺灣歷史研究者的原住民研究，是以「不在場行動者」的認識論與本體論，

¹³ 內餡即是本文所指原住民行動者。

建構種族中心主義式的歷史觀點。以清代新竹、苗栗地區的平埔族群為例，臺灣歷史研究者習慣以語言學者分類稱之「道卡斯族」。對於語言學者的語言分類，通常是以語言中指稱人的意思來稱之。語言學者的分類，從未問過被分類族人，是否同意接受道卡斯族成為他們共同的族名。以新竹、苗栗的竹塹社與新港社為例，根據語言學者的分類，他們被稱為道卡斯族，但他們各自的歷史、文化經驗卻截然不同的不同。竹塹社歷經長時段的歷史、舊社及新社遷徙的過程，研究者已經無法清楚指稱歷史上竹塹社與離散後人的關聯。竹塹社族人除了共同血源、共同祖先（七姓公廳）之外，歷史與當代的竹塹社族人並未曾有共同的生活經驗。新港社即便有族人不斷的遷出與遷入，但是仍舊保有共同生活的文化、歷史經驗。顯見竹塹社與新港社在語言上同被歸為道卡斯族，但在文化、歷史經驗卻有顯著的差異。臺灣歷史研究忽略歷史行動者的差異，他們忽略掉演員一旦登上歷史的舞臺，即便是傳誦相同的故事腳本，卻是以各自的聲腔詮釋扮演的角色。

我們從清代漢文人將口語翻譯成書寫文字的過程發現，mata 書寫從清初象徵原住民納入清帝國、清末原住民則身處中國與西方的跨文化交匯情境。我們從歷史文本發現，即使南島語 mata 的語音被翻譯成漢字書寫的麻達、麻踏、貓鄰、貓踏、咬訂及馬達等不同翻譯版本，mata 一詞已非指稱眼睛而已，它從未婚原住民男子轉換成有薪俸的工作、社會地位從歸屬地位轉換成成就地位。mata 書寫的例子，說明南島語與歷史書寫文本的關聯，並沒有相互對應關係。

實 踐

從麻達在當代臺灣原住民日常生活實踐來看，當今臺灣原住民部落仍保留 mata 身體實踐及其儀式的關聯。在原住民部落的報喪、慶典，由長輩選派年少族人，以跑步方式向鄰近部落通報訊息¹⁴。當代臺灣平埔正名運動者們，為了證明平埔同為原住民，他們歸返歷史尋找平埔存在的事實，mata 身體實踐及其儀式成為文化實踐的切入點。例如道卡斯族牽田祭的 mata 走走、中部埔里巴宰族走鏢、噶哈巫族走鏢與西拉雅族走鏢等活動。

本文以臺灣南、北兩個平埔個案的比較，分析行動者的 mata 實踐策略。臺灣南部個案，行動者挪用清代漢文人的 mata 書寫，發展走鏢、飛番鐵騎及馬拉松賽跑等活動。北部個案則是將 mata 融入祭典活動。臺灣南、北個案推動平埔正名運動，是以共同殖民的歷史經驗，結合跨地域的平埔群體。2004 年，地方政府舉辦「平埔會親活動」，為首次跨地域的行動策略。臺灣南部個案在推動平埔正名運動時，陸續在各部落舉辦夜祭、走鏢活動與飛番鐵騎隊環臺等活動。走鏢活動是以青少年路跑的形式結合觀光文化祭。活動參與者原先是以前男性青少年為主，公部門考量文化觀光的因素，參加人員開放給漢人共同參與。走鏢活動在臺灣南部，發展成為馬拉松賽跑。臺灣南部平埔正名運動者，提出飛番鐵騎隊的構想源自飛番傳說，行動者將 mata 跑步轉換為騎鐵馬環島，到臺灣各地平埔族群部落，傳遞平埔正名運動的理念。原住民行動者將承官府之命的飛番傳說，轉變為對抗國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行動策略¹⁵。2015 年 11 月 28 日，

¹⁴ 臺灣南部的排灣、魯凱等群體，仍維持某些儀式與跑步的關聯。

¹⁵ 有關飛番鐵騎隊的報導，參考自《立報》〈飛番鐵騎隊環臺，傳遞正名訊息〉，<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5448>（瀏覽日期：2016/09/20）。

由西拉雅教會聯盟舉辦的「西拉雅亮起來」，以各部落的聖火接力跑步的方式，跨越臺南與高雄兩地的接力走鏢。南部原住民行動者們的走鏢、騎鐵馬環島活動，都是源自 mata 身體實踐，發展出對抗國家體制的策略。

臺灣北部個案自 2002 年，結合牽田祭與 mata 跑步。文化復振運動者們最初在籌備牽田祭典時，已經長期著手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的收集，希望能遵循古禮進行。牽田祭中 mata 角色的扮演，並非全然地模仿歷史文本，而是加入許多行動者們搓揉 (translating) 當代原住民文化的想像。從族人身上穿著傳統原住民服飾的 mata、頭人，是以博物館蒐藏品為樣本，委由其他原住民編織工作者完成。以手工編織的傳統原住民服飾的構想，在紋飾的編織技巧及其文化意涵已喪失，以及族人學習編織意願低、勞動力及成本等因素，改以大量購買類似的原住民服飾。對於北部個案而言，祭典中的原住民服飾不再是文化獨特性展現，而是全球原住民文化再生產的一環。2007 年，牽田祭典中的 mata 活動出現轉變，參與跑步的成員，不再受限以男性為主，女性成員也可參與。但巴代 (batai, 祭祖) 儀式，仍限男性成員參與。2011 年，牽田祭典也開始與周邊漢人社區結合。

由臺灣南部與北部兩個原住民群體的生活經驗來看，他們各自對於 mata 的實踐，在歷經長時段失落 mata 語彙後，族人尋回 mata 進一步發展新的文化想像。他們相同之處是將 mata 轉換成鐵騎與跑步等身體實踐。臺灣南部原住民的走鏢活

動，從地方性轉變為跨地方的參與。北部則是將 mata 與祭典、漢人社區結合。對於平埔正名運動者來說，跨地域行動者的 mata 實踐，成為族人向臺灣社會宣示平埔群體存在最有力的事實。

新世代網路的出現，提供街頭路線、行政訴訟的路線等新的契機¹⁶。2010 年，巴宰族潘紀揚在 google 論壇，成立「平埔新聞群組」。群組運用即時分享功能，將國內與國際之間最新的原住民議題傳遞給加入群組的成員，參與論壇成員約 107 人，傳遞訊息已超過 4,000 則以上¹⁷。論壇的成立，說明原住民行動者運用網際網路，匯流臺灣與全球的原住民議題。隨著社群網站臉書 (FB)、賴 (Line) 盛行，平埔正名運動者運用社群網路凝聚各地的行動者。例如 2013 年臺灣北部個案成立「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的 FB 社團、南部「西拉雅 Siraya 平埔」FB 社團、「尋找巴布薩 (Barbuzá) 與阿立昆 (Arikun)」、「Pazeh- 巴宰族」、「噶哈巫」、「埔里四庄番 - 噶哈巫族」、「中部平埔青年聯盟」、「西拉雅 Siraya 平埔」、「荷西時期與平埔年代」、「平埔族群 - 馬卡道 (Makatao)」、「原住民委員會馬卡道族」等。FB 社團的運作方向，以社團正在推動的語言、文化及技藝的第一手記錄，族人也運用網路收集歷史文獻、文物等數位典藏資料以及原住民文化活動。這些臉書社團彼此成員互動往來密切，參與社團的成員重疊性高。臉書發布的相關文史資料，包括從官方網站的資訊、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到新世代青年的認同書寫，呈現出多元樣貌。

以 MATA TAIWAN 為名的全球南島語

¹⁶ 平埔正名運動的街頭路線，在臺灣平埔協會的行動策略，多以社會運動作為向執政當局抗議的訴求。行政訴訟路線，主要是由臺南西拉雅族提出的行政訴訟。最近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仍是敗訴 (2016.5.19)，再次說明臺灣執政當局面對平埔族群議題的消極態度。臺灣原住民關注社群網路 (例如 FB、Line) 與全球原住民議題的串連，反而讓世界 (外力) 重新檢視臺灣社會。

¹⁷ 平埔新聞群組的網址為：<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orum/pingpu>。

族網路平臺，籌設者是以 mata 南島語意眼睛一詞，連結臺灣與全球原住民的關係。MATA TAIWAN 平臺希望以「讓全世界都能一窺南島文化的美、讓臺灣南島和世界南島一脈相承的血緣更凝聚，讓我們都能從臺灣擁抱全世界」作為文化實踐的宗旨。筆者觀察此平臺運用臺灣原住民部落故事，開展其文化論述及文化實踐。網路平臺為了提供讀者多元文化與國際推廣的目的，編輯群以不同翻譯（中譯英、英譯中、編譯）併陳的形式。MATA TAIWAN 網路平臺說明新技術與知識流動，如何挪用成為 mata 的文化實踐¹⁸。

從不同行動者的實踐策略分析，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發現彼此的「形同實異」。每個地方群體面臨的環境、文化及語言等議題不盡相同，有的部落面臨開發、遷徙及都會化等程度不同。網路的即時、跨越空間的特性，提供行動者發展對抗全球化、國家的實踐策略。對於原住民行動者而言，新的技術與知識流通的公共場域，提供族人彼此聯絡、訊息流通的管道，同時將部落最新、即時的狀況傳播出來。族人也可藉由臉書、Line 的現場直播功能，讓族人克服空間的阻隔，參與部落會議、祭典活動等。

討論與結論

當代文化研究者對於「文化 1」概念轉換為「文化 2」概念時，逐漸地考量到時間及行動者創新的重要性 (Clifford, 2013)。對於文化研究者來說，什麼是時間感，不是科學家眼中的那種線性、有方向、可觀察與計量的觀念，而是須回到不同人面對生存時的生活經驗，它經常是夾雜著新的與舊的、外來與本地的混雜過

程。人類學者對於語言與文化關係的討論，將同一語言使用者視為共享相同文化價值的看法是有爭議的。mata 比較語義學發現彼此的差異，反映在各自群體的世界觀及宇宙觀。但我們認為不能將語言差異化約為文化差異，而須從行動者的實踐策略分析著手。

從 mata 的討論反思臺灣各博物館陸續舉辦平埔族群相關特展，例如國立臺灣博物館 2009 年舉辦「采田福地：臺博館藏平埔傳奇特展」、2015 年「樸埔風情：臺灣先民身影特展」（結合「走鏢文化大遊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3 年「看見臺灣：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臺灣文獻館 2009 年舉辦「平埔風華：四百年來的寂寞與等待特展」，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的「西拉雅：當代與歷史的連結特展」等，均以平埔族群之名進行策展。研究者針對臺灣解嚴後，各地相繼成立的國家級博物館及其所策劃的族群展示，分別從社會實踐、人／群的重新定義及博物館價值的關係性進行討論（李威宜，2014）。另一方面，評論者嘗試以平埔族裔對於自身文化的理解，針對平埔的歷史建構、物件等展示，審視平埔如何被看到（潘薏卉，2013）。從展示及其平埔族裔的對話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博物館研究者意識到後殖民思潮，強調「土著」發聲的立場，恐怕已經不再是如同李威宜 (2014) 以 80 年代人類學知識與權力關係所進行的課題。對於後殖民理論的「土著」討論，不再以殖民與被殖民、人類學家與土著等二元論式的思維，而是「土著」站在什麼位置、為誰發言。

筆者從生活實踐與典藏的意義兩個面向，說明展示物件與人的去脈絡化。以「傳統」服飾為例，族服幾乎只在祭典與

¹⁸ 有關 MATA TAIWAN 的網路平臺，參考自 <http://www.pure-taiwan.info/home/lets-write>（瀏覽日期：2016/09/20）。

公開場合穿著，但有些原住民認為傳統服飾代表族群、階級與神聖，別人（其他族群）不可以任意穿上。本文北部個案在推動文化復振運動的過程中，其服飾的外觀、樣式及取得方式的轉變，已成為全球原住民文化再生產的一環。從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來看，策展人若僅以館內典藏服飾進行展示，容易讓觀眾誤以為平埔族群在歷史洪流上處於靜止的狀態，忽略了文化轉換、文化流動。筆者建議未來的展示，可以將殖民時期蒐藏與當代族人混搭的穿著併置，藉以凸顯博物館如何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脈絡的文化翻譯。

再者，筆者以為博物館的平埔族群展示，提供原住民行動者與觀眾、知識與實踐的對話平臺。以殖民時期設立的國立臺灣博物館為例，策劃平埔族群議題時，即以博物館既有典藏物件展示其文化脈絡。相較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平埔族群展示，策展人加入平埔正名運動的發展，企圖形塑博物館與當代社會、歷史與當代的對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西拉雅族特展，是以史前文化、生物人類學等學術研究基礎進行策展。但誰是西拉雅族人？由於展示內容跨越不同領域的研究，展示跨越長時段、彼此差異性大，恐會影響參觀者對西拉雅族的想像。例如史前蔦松文化的鳥頭形器與當代西拉雅族的關聯為何？對於學術研究社群來說，兩者的關聯性恐仍須有一段很長的研究過程而非定論。對於考古學研究者而言，鳥頭形器不過是蔦松文化的部分（要素），單憑此物件（文化遺留）難以說明文化整體或全貌。對於生物人類學研究者而言，鳥頭形器的意義何在？近期臺灣考古學者從聚落與社群研究的概念，企圖跳脫過去學者以鳥頭狀器、小型陶罐等部分物質遺留比較（顏

廷予，2015：250）。此一研究視野大量運用荷蘭時期與清代的歷史文獻、民族誌資料，來說明西拉雅族的聚落概念，搭配近年臺南科學園區的考古資料，說明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人在不同歷史階段，器物的形式也不斷地改變。換言之，當研究者考量文化變遷的向度時，單一族群與史前文化相聯繫的問題也顯得更為錯綜而複雜（顏廷予，2015：276）。從本文 mata 研究即發現，西拉雅語言、漢文人的歷史書寫及生活實踐等 3 個面向彼此並未有必然關聯性。我們從實踐策略分析發現，行動者不斷挪用外來的、新的文化融入 mata 概念，此時 mata 已脫離語言、歷史書寫的脈絡。

筆者提出新技術與知識流動的視角，希望可以提供策展人未來著手物件展示，思考如何讓觀眾對於平埔族群有一番新的認識。國立臺灣博物館在 2015 年舉辦「樸埔風情」特展，結合走鏢大遊行，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3 年舉辦「看見臺灣特展」中競走的歷史圖像為例，策展人可以將西拉雅族人將 mata 發展為馬拉松賽跑與鐵馬（腳踏車），以及北部族人將 mata 加入性別（女性參與）的當代意義放到展示內。對於策展人而言，將 mata 的書寫及其實踐放到展示當中，或許只是展示動線的一小個區塊，但意義深遠。亦即策展人不應只是在意研究者與土著的權力不平等關係，而是要思考如何將展示物件（書寫）賦予當代的意義。

誌謝

本文從初稿到定稿歷經大篇幅增補，感謝審查委員的修正建議。

參考文獻

- 吳子光，1959。臺灣紀事，臺灣研究叢刊 3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壬癸，2007。臺灣南島語言的奧秘，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15(1)：59-62。
- 李亦園，1955。臺灣平埔族的祖靈祭，中國民族學報，1：125-137。
- 李威宜，2014。族群展示的反思：後威權臺灣的觀察，考古人類學刊，80：221-250。
- 周鍾瑄，1962。諸羅縣志，臺灣研究叢刊 141。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林文凱，2011。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設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榮退論文集，頁：133-183。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05。歷史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臺灣社會學，10：149-170。
- 翁佳音，2006。「牽手khan-chhiu」來看臺灣世界史：從臺灣歷史慣用語論大福佬文化圈，臺灣史研究，13(2)：1-31。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2009。淡新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黃叔璥，1958。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潘薏卉，2013。看見平埔的美麗與哀愁：試評「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博物館學季刊，27(4)：115-129。
- 蔡偉傑，2008。殖民檔案與帝國形構：論清朝滿文奏摺中對臺灣熟番的表述，臺灣史研究，15(3)：25-55。
- 蕭瓊瑞，1999。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出版社。
- 戴炎輝，1979。清代臺灣鄉治。臺北：聯經出版社。
- 顏廷予，2015。從考古學社群研究的概念初探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的關係及其社會文化變遷，臺灣史前史專論，頁：247-287。臺北：聯經出版社。
- Barnes, R. H., 1977. Mata in Austronesia. *Oceania*, 47(4): 300-319.
- Blust, R. A., 2010.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single words. In: Evans, B. (Ed.), 2010, *Discovering History through Language: Papers in Honour of Malcolm Ross*, pp. 61-71.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2013. *Austronesian Languag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2015. Southeast Asia islands and Oceania: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history. *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pp. 276-283. West Sussex: Blackwell.
- Chowning, A., 1996. POc* mata: Many words, how many meanings. In: Lynch, J. and Pat, F. (Eds.), 1996, *Oceanic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ceanic Linguistics*, pp. 46-60.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Clifford, J., 2013.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L. H., 1999. *Token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Ramirez, R., 2007. Reinvigorating indigenous culture in native hubs: Urban Indian young people. *Native Hubs: Culture,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in Silicon, Valley and Beyond*. Duke: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劉俊雄現任仁德醫護管理專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Mat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ts Language, Writing and Practice

Jun-Shiung Li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stronesian term mata is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oral to written transl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s and past and future vision of indigenous agencies. From observations of the Pingpu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official recognition effort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digenous agencies have made use of the term mata, which has lost its lexical concept, to promot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ttempt to connect local and global indigenous issues. From a review of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studies related to the term mata, it is found that “identical concepts” and “historical value”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From historical texts, since a meeting of some young indigenous men with a Qing emperor, mata has been a subject of Han Chinese writings. I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oral to written language, from Austronesian to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from the Manchu language to Han Chinese characters, presenting different processe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irculating globally. However,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indigenous agency practices, mata does not only mean “eye”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but also,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has been fused with the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the term mata, when research that is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equate culture with language. Rath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 practices of different agencies.

Keywords: Mata, transl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ingpu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official recognition efforts, global circul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Jen-Teh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E-mail: jslao1123@gmail.com